

夏收的旋律

博 远◎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夏收的旋律

博 远◎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收的旋律 / 博远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巅峰阅读文库·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ISBN 978-7-201-08089-5

I . ①夏… II . ①博…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36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69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序 言

我本分，也善良。本分注定了我的生活难以遭遇惊天动地的经历，善良演绎了我的人生平安平常而平和的生活。生活犹如书法，我不喜欢颜柳的楷书，一笔一画，工整规矩，多一点出格，少一点不美；我也不习惯二王的狂草，龙飞凤舞，肆意放纵，为我的心力所不及；我比较喜欢米芾的行书，规范而灵动，险奇而不怪气。

我是一个散淡的人，过着平淡的日子，就像一条小船，沿着家乡的青通河，从上流漂向下流。河的两岸有山坡，有田地，有村庄，有树林，春来秋往，风景如画。河道中有急流，有险滩，有弯道，有浅滩，跌宕起伏，山不转水转。行走的脚步有些摇摆，但人生之舟没有停棹，一切都被时间征服了。回顾走过的人生历程，宛如一部精选的文摘。有时候，生活像诗歌，在梦想与现实的漩涡中挣扎；有时生活像小说，守着一份本真，外面的世界摇晃着虚构的色调；但大多时候生活像是散文，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惊心动魄，没有峰回路转。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不是豪迈，但它实在，绝不空虚。散文般的人生，贵在淡泊自在，牵挂着真善美，放飞着心情，让人生在时空的画廊里，渲染着多元的色彩。





人生是美好的。有亲情，有友情，有感动，有故事，有欣赏，有思考，它们构建起散文人生的骨架，他们是人生散文的灵魂主题。人生是敬畏的。敬畏父母，敬畏师长，敬畏自然山水，敬畏一切运行的规律，也敬畏自己。人活着，最怕的是什么？我最怕对不起自己的心。心动则世界动，心安则世界安。怎样给自己的心灵报个平安？我以为，记下波动的心迹，应该算是不错的方式之一。

生活的风，吹动着你的所有感官，身为风舞，心为风动，思为所虑。那些感触，那些感知，那些感动，那些感悟，将它诉诸文字，便是对心灵的交代。心迹的物化，便成散文。散文，能给情感以愉悦，给心灵以慰藉，给生存以思考。

散文的人生，犹如散文的写作。散文写作的过程是一种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体验，也是一种对生活对生存环境的思量与考问，更是心灵与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这种时空的对话不是随时都会发生，也不是随地都能相逢，它需要有心，需要缘份，也需要机遇。因此，人生的散文是心灵与生活的一次邂逅。对，邂逅。它就像茫茫的夜空，划过一颗流星。



目录

CONTENTS

序言 1

第一章 情感时空

给书安个家 2

老屋仙隐堂 5

那里是故乡 11

妈妈,对不起 13

父亲节絮语 14

脆弱的孝心 16

二妹 18

老婆似书亦如酒 20

儿子初嫁了 21

我的中学老师 24

难忘一文老师 26



水叔	28
一个人的读报心愿	30
残缺的康熙字典	32
解读生活	35
乡村教书散记	37
天柱馆怀思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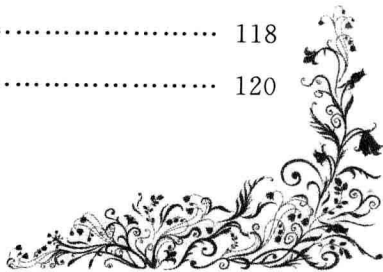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心灵邂逅

读书是一种福气	52
在黑暗里行走	53
世界在靠近	56
生活真好	57
街巷行	60
钟爱黄昏	62
腊八	64
写春联	66
美丽的灵魂	67
赤脚卵石路	69
夏收的旋律	71
街中那条河	73
渴望搬家	75
搬家习俗	76
人生需要温情	79

人生渡口	81
靠左行,靠右行	82

第三章 我心物语

年味	86
食野蔬	89
话茶	92
明清茶阁	94
漫饮黄石茶	96
丑鱼	99
猫的记忆	101
咏物二题	103
牌棋书	106
相册,温馨的爱	107
夏日	108
夏日阳光、风和女人	110
院池忆荷	111
浪漫初秋	114
秋桂飘香	115
禅意的秋天	117
雪忧	118
冬风 冬雪 冬梅	120





第四章 心旅履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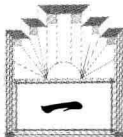
山水柔情太平湖	128
坐观九华天台	130
九华之山洞关石	132
再上莲花	137
周末农家行	139
九子岩漫步	142
古村幽思	145
石台幽境二题	150
行走徽州笔记	153
乡村四景	162
秋浦渔村	167
那树,那蝴蝶	169
崖里的水	171
天井山怀古	172
梦里庄园	174
陶器,乡土奇葩	176
西安散记	178
车过巢湖	182
热情的香港	184



第五章 思路话隅

关于自己	188
学会给别人的幸福让道	193
被吹到江里的帽子	194
成人的幼稚	196
责任与财富	197
尽孝无悔	199
有一手与有学历	200
婚姻的颜色,与味道	202
家庭三别	203
将爱情升华到底	209
从阑尾说开去	211
如果好吃就吐掉	212



第  一 章

情感时空

每个人都生活在故乡里，生活在亲人朋友中，沉浮在职业的浪波之上，也许时过境迁，也许物去人非，但心灵的天空里，永远有着不灭的印记。

给书安个家

到浙江宁波，作为读书人，不能不去天一阁，那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范钦修建开始，范氏家族私人藏书历经十三世，保存四百余年。其间规定：“烟酒切忌登楼”、“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还制订了防火、防水、防虫、防鼠、防盗等各项措施。正因为如此敬书，天一阁的藏书才得以保存到今日。徜徉在古朴的天一阁中，我为范氏家族爱书、藏书、敬书的精神所折服。

我也爱书。在我参加工作最初的几年，走进街市逛的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饥不择食地选着自己看上的书。那时月工资只有三十块多一点，而每个月买书都在五块钱以上，如果按比例来算，约占月工资的五分之一。这个比例如果按现在的月工资换算，想想似乎有点书痴的味道。但那时觉得很正常，自己和别人都不感觉有什么心理问题。因为在书店里，可以看到不少人都是这副嗜书的德性。那年月，有些名著好长时间没有上柜，一见上柜，便先抢一套，仿佛淘到了什么宝贝似的。尽管那时书籍印刷、设计、装帧、包装格外的简朴，没有当下的豪华精致，但那时有可读的书，能把想读的书买到手，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幸福和满足。

买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格调，于是便想到了藏书。这恐怕与





幼时耳濡目染的乡村教育有关。“穷不丢猪，富不离书”、“养猪为过年，藏书为子孙”。这些传统的文化，深深扎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于是，一边读一边买，一边买一边读，有意识地收藏起成套的古今中外名著，更多的还是一些教学用书。那年月没有读书休闲的说法，读书是为了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有着一定的功利性。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比如学习写作，每年订阅不少于五六种小说、散文、诗歌等报纸杂志，叠放在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里，看上去像是某些单位的学习资料室。读书犹如时下的麻将扑克，一有闲时，便一书在手，物我两忘。

后来，工作调动，人挪着地方，那些书籍杂志也跟着辗转了几次。直到定居在城里后，书架上陈列的书籍才真正像春天的草一样疯长起来。那时的居住条件还处在寒碇的境地，只有三四十平方米，空间仅供一家几口人挪身。书架都是些简易的木格架，随便摆在卧室里，过道间，凡有空间就存放，碍手碍脚，全不在意。对书籍的管理，谈不上防火、防水、防虫、防鼠、防盗。只在每年的霉雨季节，搬到太阳底下晒上一两日。那年夏天，连绵大雨，房子漏的大珠接小珠，连睡床的蚊帐顶上都放着脸盆接漏，书架上的书页湿心潮，也只能无奈地顺其自然。

有了新房子以后，这些书才与我一样过上了宽心的日子。当我将书籍从旧房子搬到新房子的那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心灵与精神上的痛楚。一些旧书，确切地说，一些实用价值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的书刊，尤其是那些教学用书和文学杂志，读过了，用过了，就没有多少重复使用的价值，打算当着废纸将它们处理掉。那天，收旧书报的人帮我收拾旧书刊的时候，我一本本地拣着，一本本地扔，扔掉的书籍重达一千多斤。望着渐渐远去的书车，我心里的滋味特别难受，大有一种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道德问责。它们在过去的日子里，给了我





快乐，给了我知识，帮助了我的工作，提高了我的修养。现在我却要将它们当作废物处理，也许送到爆竹厂，裹成爆竹，炸个粉身碎骨；也许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再也找不着只字片言。如此想着，我的手在发抖，我的眼睛蒙着水雾。我责备自己这样无礼而无情地对待它们。但是，留着它们，确实也是个累赘。我不得不狠心一回，只能说一声，对不起，曾经与我相伴的书刊们。

搬到新房子里，决意将楼下的一间房作为书房。说是书房，家里的一些活动，还要在这里进行。夏天在这里睡觉，来客也在这里闲坐，吃饭看电视偶尔也在这里。烟味，油味，汗气味，还是与墨香混合着。还有一些书，无地方让它们安然落脚，或塞进橱柜里，或装进纸盒，放到楼梯肚下，终年难见天日。偶尔想到它们时，还得撅着屁股，在里面翻找。有时书找到了，却没了再读的兴致。如果这些书也有知觉的话，它们一定很委屈。它们有权利，也希望堂堂正正地列在书橱里，欣赏这阳光的世界。

儿子成家后，搬到自己的新房子去了。我的居室便多出了些空间。我决定给我的书籍实施“安居工程”。书籍虽然不能说话，向我提出居住要求。但是它们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最贴心的伴侣，最和善的老师，它们早已经是我家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于是，来了一次大手笔，在楼上，给我的书籍们整出一个房间来，除了电脑和练习书法的案台，不再存放其他与书无关的物件。我的想法得到妻子的理解与支持。经过一番改造，便拥有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或者叫书室。北侧两个大玻璃窗，几乎占了一面墙，窗外的风景一览无余。立在窗前，外看是四季变换或绿树或白雪的风景，内看是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静默无声书的队列。我为我的书籍高兴，它们终于有了安身之居。我称呼它“亲和阁”。

生活日新月异，书道却没变。虽然不再提倡“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安家落户的读书人，给自己的书籍安一个家，也是生活里幸福中的幸福。

老屋仙隐堂

与几位文友去太平岭下苏村，拜谒文坛女杰苏雪林墓，走访了海宁学舍及村里残留的老屋。这些老屋，被岁月的霜刀无情侵蚀，仿佛佝偻的老人拄着拐杖，沧桑的面孔已经失去往日的容光。但那徽派建筑的格局仍然像那恐龙的化石，支起不屈的骨骼，犹存历史的风韵。目睹此景，我仿佛走进了熟识的梦境，不禁想起儿时居住的老屋。

—

老屋很大，名叫仙隐堂，坐西朝东，背靠山坡而建。屋后山坡如削平一面的面包，圆圆的顶，站在坡顶可以俯视起伏的屋脊。

仙隐堂的大门朝东，门前西边堂，它位于东却称之为西，是因为在它的东面两百米处还有座东边堂。东边堂仅存遗址，遗址上长满了青草。雨后，青草丛中盈着水，常是我们戏水的好地方。从称谓来判断，西边堂的建筑时间应早于仙隐堂。

仙隐堂与西边堂之间是一米多宽的走廊，上面盖着木梁灰瓦的顶棚，地面铺着石板，村里人称它“仙隐枕”。数十米的廊道，南北通透，是夏日纳凉和夜宿避暑的好地方。仙隐枕是禁止牲畜进入的。一次，放牛归来，我骑在牛背上，为抄近路，得意地从这仙隐枕走过，不料牛脚一滑，我从牛背上摔了下来，鼻青脸肿。有人说，这是老天爷的惩罚。听父亲说，抗日战争时，国军攻打陈家大山日本鬼子的据点，大堂和这枕堂里全都歇着四川兵，用抽屉装着子弹，坐着过夜，





随时准备上战场。跟日本鬼子的这一仗没有打好，四川兵伤亡惨重。父亲淡淡地说，不知道在这里歇过的兵，还有多少活着。如果活着，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这仙隐棂。

对仙隐棂，我有着特别的情感。那时，我常坐在这大门的青石门槛上学二胡。二胡是大舅弄了张蛇皮，蒙在竹筒上做成的。二胡发出的沙哑声音怪怪的，曲子又上气不接下气。乡亲们总笑我拉的是“家公家婆”。仙隐堂拆除的那年，父亲特意出高价买下了这青石门槛，安在单家独院的新屋门口。遗憾的是，尽管它还是那样细润如玉，却没有了先前的清凉。

二

仙隐堂的两扇大门又沉又重，像个太奶奶，很难挪得动。小孩非得躬着腰，倾身前扑在上面，双脚死劲蹬地，它才肯吱吱呀呀地的叫着，慢慢地挪着身板。插门的横杠，足有碗口粗，这只有大人才能举得起来。两侧门框是竖立的青石，门槛不是祥林嫂拿刀砍的那种木头的，而是布满深色纹路宛如筋络的青石条，经过多少年数不清的人的跨进跨出，青石条被打磨的光滑如玉，清凉如水。夏日，常是我们争抢的座位。

走进大门，是偌大的厅堂。大门左侧住的是我佬佬一家。不是嫡亲，他的儿子我喊爷爷（叔叔），两个女儿我叫大姑小姑。据说，他是个做生意的人，一年四季手捧着长长的竹制烟杆，吹着煤子，抽着黄烟。烟杆的弯头用铜包着，金晃晃的。他不喜欢小孩，我们一起哄，他就举起烟杆，作出敲我们脑袋的姿势来。我们便“哄”的一声做鸟兽散状。奶奶却个好人。那年她死的时候，村里人都感叹地说：好人怎么不长命呢。

大门右侧住的是花奶奶一家。花奶奶人很瘦小，脚更小，走路一





岁一岁的。她家将沿外墙的天井翻了出去，改成一条狭长的廊房。大炼钢铁的那年，大人们都披星戴月地在外淘铁砂，孩子们没人照料，村里便将我们集中在花奶奶家。在廊房里开了一条大通铺，我们便在那铺上玩闹和睡觉，像一所临时的不正规的免费的幼儿园。

大厅的中间有一口很大的天井。天井深约两尺，宽有两米，长约有四米。天井中间有一方石井台，架在四根雕兽的短柱上，石面有三个八仙桌大小。两端空着一米多，无论天晴下雨，里面都有污浊的积水。雨天和犯潮的日子，糯米稀做成的地面极滑，常有小孩子滑进天井里，弄的一身臭。这时的天井，一点也不好玩，成了害人的陷阱。

大堂以天井为界，分上下两堂。大堂上下左右向各有三间厢房。天井两侧的厢房最小，凹进一米多，给天井让路。厢房之间都留着过道，一米多宽，铺着地板，我们叫它铺椏。北面厢房里住着珍珠奶奶。她的年龄最长。细而瘦小的身材，一年四季后脑上扎着个巴巴头，用黑色的线网兜着。她的儿孙们住在仙隐堂的顶北头。她的老伴是南京人，做过生意。经常讲一些走码头的故事。我很少听得懂。珍珠奶奶也讲过故事，她讲她十三岁时就生了小丫，小丫哭着要奶吃，她却和小朋友玩着抓石子。一点事都不懂。听了我们想笑，但大人们在身边，瞪着眼睛，不准笑。

我家和堂方伯伯家居住在南面西厢房，西厢房有东北两间，我住着北间，板壁外就是大堂上堂。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铺还在板壁外的上堂里开过。一回我生病，那时医生都上门给人看病，他在给我打针时，将针头弄断了，留在我的屁股肉里。后来这针怎么弄出来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当时他们很紧张，母亲急得要哭的情景。我们家的房子很紧张，妹妹出世的时候，摇窠摆上堂心天井边。经常是我摇着她。一次，妹妹饿的哇哇哭，我就拼命地摇。竹制的摇窠下面是船形的木脚，结果我的动作太大，摇窠翻了个个儿，妹妹被罩在摇窠

